

## 橘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对/肖应林

## 冬天的敬意

宋清平

我还以为季节仍在绚烂生长，冬天就到了。冬天是一道经年不愈的旅程。若你没有足够的武器，光是寒冷，就会以各种姿态和面目缠绕着你，咬你的手、脖子、脚趾头，身体的每一个地方，让你疼痛、受伤，热量漏尽，生命逃遁。所以，我会在经过树底下正拿着食物与一群野猫对话而忘却寒风的老妇人身边时，默默站住，为她一路行往苍老，却依旧葆有这样的童心，为她心里流淌出来的悲悯，种下我的敬意。

一群岌岌可危的生命，奔向下一秒的每一步，死神都在虎视眈眈。冬天大嘴张开，风云突变，暮黑沉沉，它们发抖的样子，让我为自己的装裹厚实而愧疚伤心。更寒冷的时光在来路上，它们却只有树隙可躲藏。这是冬天给予我的滋味吗？让我很想问问生命中什么才是值得留恋的？什么才留得住？爱会消亡，敬会磨损，美好会破旧，连破旧都会烟消云散。它们的身躯那么小，本该生长啊，却被寒风拍击，痛得收成一拳。它们还想更小，小到寒风忽略，热气聚集凝结。或许真的只有离开，它们才不会痛。可是因为一丁点譬如老妇人所给予的温暖，它们又生出欲望，看不到紧随其后的严寒。

我并不想负担它们的痛楚，只会给予愿意负担一星半点的人以终究无用的敬意，生命感同身受的本能。它依旧是无效的，对于结局来说。下一秒，我会离开，她也会离开，我们在属于我们的人生轨迹上步入冬天，裹得冷风咬不进，在因为寒冷而变得坚硬，虽生犹死的万物前越来越无动于衷。我们狭小得只有自己，只能暖自己，生命被捏得皱成小小的一团。

我依然难过，为这群被冬天残酷地告知答案的野猫。就在不远的夏天，它们开花的季节，气候热烈，万物敞开，供它们使用的世界无边无际。它们发现了世界辽阔，却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野中自我的渺小”。

冬天当然不会如我这般狂妄地指点其他生命。它尊重野猫的痕迹，它们在生死间穿行的模样，是给予其他生命瞻瞻的样板。千万个答案在冬汇集，像万川归海，像冰雪归来。

启示无处不在，在冬天，也只有冬天，才个个真实，赤裸，让因为行迹不同而生长出的千千万万结局揭晓。万千选择在冬会聚，经受检验，再决定在奔向殊途同归的终点时是否能出发。汲取其间万千警示的人类，总是穿越的胜者，却依旧敌不过一个又一个绵延起伏的冬天，敌不过生命速朽的终极命题。泥土选择了承受，千万力量加诸它，它闷声不响。雨水经过，把它的伤痛洗刷沉淀出来，它熬着狰狞的口子，依旧执着于自己的叙事，任行迹显露，答案层出，组成瘦骨嶙峋、青筋纵横的生命地图。一个个生命在其中起伏，跌宕，坠落。不败的花朵，开在生命离去的地方。

我还是读不懂冬天，因为还有下一秒，还有春暖花开的经验，有对来年温暖必来的执念。对它们的幻想让我把自己弄到足够臃肿，不见缝隙，感官痴愚呆傻，期待下一秒就像饿了大口吸溜着面条，呼噜味，呼噜味，欲望热腾腾着啊，寒冷的提示大部分化作作怏然，这抑或就是活着的味道。

生活拾说

## 落日沉思

(外一首)

刘起伦

如果你在诗里一再同情自己激励自己在诗里不断重塑自己再造自己苍穹会像我一样，一直激动下去吗

别人想要的答案并不那么重要此刻，秋风持续劲吹似乎要将一个中年人热切的期待渐渐吹冷。在黄昏，只有落日这不倦的思想者，仍勉力为广阔原野留下思想的光芒。我把这当作神启因此有理由对自己说永远不要让我灵魂蜷缩在结冰的茶杯里不要让激情泯灭在即将到来的寒冬

我对自己说每一天都是节日。看，落幕之前天空清浅。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为这盛大的典礼，在心里预演过无数次

## 年嘉湖

其实，只需一滴水的清澈映出我渴望。但三千溺水湖面而波澜不息

起风了这不安的时辰。爱

像疾风闯入迷宫在你深邃的眼眸里我颤抖不已

哦，原谅我庄严地想你目光略带忧伤

途经秋天的流水将百转千回蜿蜒成一个熟悉的名字

也悄然对应一个场景刚刚屏住的呼吸被寂静的无语翻译

今日大雪晚风把一地梧桐树叶吹到我的跟前夜色陡然变得枯黄

天空高远了记忆里的那场旧雪酷似一个走散的老友

麻雀从树梢跳下来超过我的步伐追赶时光跳荡的影子

孙水河仍在百米外不急不缓地流淌带走城郊明暗不定的孤独

时令已至大雪冬天陡然开始投送寒意也亮出窗口的灯盏

吴志立插图

大爹还将他力排众议启用一个养路工当全县公路养护负责人的这件事，当作自己职业生中的一个亮点，“我老刘的眼光好准呢，当时用老朱，硬是用对啦！”

可以说，我的成长也有刘大爹的全程关注，年轻时比较逆反，高中毕业时也不愿按常规顶职，而是要去沿海城市打拼。父亲很是着急，就找刘大爹：“老刘，你去劝劝他，他最听你的了。”“老朱你别急，你让他去闯下也好，伢崽子总要摔几跤才能懂事。”

后来，尽管开始很成功，可因为经验不足，人又天真真实，上了当，果然铩羽而归，甚至还倒贴了父亲一年工资。父亲没有责骂我，而是说：“回来就好，安心在屋里读点书。”

然而我终究没有顶职，而是入伍到了部队，刘大爹常对我说：“男人能靠自己就一定要靠自己。这比你顶你爸的职让他更高兴。”几年军旅，年年优秀士兵、两次立功。当立功喜报寄回家中时，别提父亲和刘大爹有多高兴了。只是我又婉拒了部队首长要我考军校和提干的指示，因为我还年轻，我的心里还有更大的梦想。此后在外又折腾了几年。当终于小有成就，在北京谋得一较体面的正式职业时，刘大爹打电话给我：“满伢子，莫去算了，父母在不，不远游。你父母也老了，肯定舍不得你去。”我知道，这话是父母请他说的。

此后，我便在家乡长沙安营扎寨了，“结硬寨，打呆仗。”尽管日子过得不温不火，但也算平静充实。而今，每周末和兄嫂妻儿一起陪父母唠家常，看到两老幸福的样子，我依然感谢刘大爹的提醒：“多陪陪父母。”

父亲那一辈人重感情，讲原则，刘大爹亦是如此，在他的培养下，他的儿女都很成长，甚至是比较大的领导，但他的孙辈却至今依然在平凡的岗位上，他曾压着儿女不准为他们出面讲话：“让他们自己奋斗，这才是真正帮他们！”

尽管与我家相距甚远，但刘大爹每年要来我家两次，父亲也必定会邀上他兄弟每年去他家玩两天，退休20多年，从未间断。然而去年元旦后，一向硬朗的刘大爹却意外去世了……

周末回家，看到父亲坐在书房，拿着他和刘大爹等几个发友的合照，潸然泪下。我知道，要是刘大爹还健在，今天，应该是他们约定相聚的日子。刘大爹走后，父亲又多养了四十几只母鸡，又租了口鱼塘，父亲说：“你刘大爹虽然走了，但他老伴还在。他对我说过，万一他哪天走了，要多去陪陪他老伴，明天礼拜天，我攒了二百个鸡蛋，自己鸡生的，另外抓两只鸡，鱼还没长大，年底再说。你现在就送我去青山看刘伯母。”

一声朋友你会懂！原来，这就是父亲突然多养鸡又养鱼的原因。

我有一个比我大40岁的忘年交。我的小名“朱满爹”就是他取的。那时我才满6岁，他叫“刘大爹”，他说我们是朋友，那就叫你“朱满爹”吧。从此，这个小名一直伴随着我的人生，至今已整整叫了40多年，生活中我的本名反倒很少被人叫起了。

刘大爹是父亲的挚友，比父亲大三岁。尽管严格地说，他是父亲的领导。

他们结识于20世纪70年代，父亲是在当时一明星村任支书。用现在的话说，他“自带流量”，省、市领导经常来视察工作。作为领导秘书的刘大爹，自然而然就结识了父亲。

后来，父亲被眼馋的人所构陷，虽然调查结果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刚三十出头的父亲却选择主动辞职，这大约是心高气傲的年轻人的通病。

当时已迎来了改革开放，那是一个唯才是举的年代。乡上领导知道父亲的能力，也知道他的品性，就主动做工作，要他到乡政府上班，大约相当于“七站八所”负责人，但吃上了“县租粮”，算是准“国家干部”。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父亲却选择去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乡养路班班长。多年后说起这个，父亲才讲出了他的理由：“我们家是山区，交通不便。要致富，先修路啊！”

而彼时的刘大爹已成了县里主管交通的领导。当时的公路大多是砂石路，深秋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父亲因担心刚修的公路被洪水冲毁，不顾天已渐凉，赤着脚，穿着一件暴雨中并不怎么起作用的雨衣，冒雨清公路护沟，而这一幕正好被路经此地的刘大爹看到了，他连忙吩咐：“这修沟人好熟悉，停车，我要下去看看。”

也许是这种精神打动了当时刚刚上任不久求贤若渴的刘大爹。半年后，父亲调到了县城，专门负责县乡公路的管理和养护，说起这件事，父亲后来对刘大爹说：“我也不晓得当时您是怎么的领导，我只是把当时对公路发展的思路和顾虑说了出来，也是想多一些领导关注这件事。”

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父亲在新的岗位上确实有所作为，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工作评比年年全市乃至全省第一。

退休后，他们老兄弟还经常相聚，数年来从不间断。刘

## 遥远的老油坊

周知军

岁月是一本发黄的书，记载着那座老油坊留给我的美好回忆。

油茶林在高山，每年霜降一过，在大山深处的油茶果成熟了，一棵棵的油茶树硕果累累，清香四溢。

村民们将其采摘后带回队里，当时雪阿公是保管员，负责晒队里的油茶果，一颗颗油茶果像颗颗珍珠，在晒谷坪里散发出诱人的果香。等晒干后裂开，队里的妇女们剥出茶籽。队长会组织几位经验丰富的榨油老手，14岁开始榨油的雪阿公、霞阿公两兄弟牵头，将油坊场地清理干净，随后便开始了榨油，有时候，沅山芦花、大冲、谷食村、杨柳冲、新铺里的油茶果也会陆续送来。一开榨便吸引了周边的大男细女来看热闹，老油坊常常挤满了鼎沸的人声。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故乡巷子口几乎每个村落都拥有一家油坊，主要生产茶油、菜油、花生油。我们村的油坊坐落在村东头的薛家嘴，就建在屋场边靠鱼塘边上。虽然它规模不大且显得有些简陋，它就是一个空间开阔、没有隔墙的堂屋，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整个油坊。最北端的角落里面是两个火炕，专门用来烘烤茶籽。中间是油坊的心脏——油榨，这古老的油榨由坚固的杂木制成，其姿态宛如一名威风凛凛的将军。往南则是碾坊，大碾盘是我们放学后的乐园。那里碾子高过一个人，据说是由十几个壮年男子从好远的南岳辛苦搬运回来的。榨油的季节，将烘好的茶籽绕圈倒进碾槽，一头老黄牛绕着中心轴不断拉动磨盘，绕圈而行。前几圈，碾槽里，茶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数圈后，那嘎吱声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咔嚓咔嚓”的声响。碾坊里的香气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浓。我们几个顽皮的小男孩或是坐着，或是挂在旋转的碾轮支架上“开飞车”，我们挥舞着牛鞭，模仿大人們的口吻大声呼喊指挥着老黄牛。我们在此尽情撒欢。

蓦然回首

杨杉供图

## 一声朋友你会懂

朱净波

## 母亲和我的文学故乡

薛忆沲

《故乡》《海燕》《初恋》《“国脚”》……我最新的“故乡人”系列小说陆续发表在《作家》杂志上。这是我重建的“故乡”，是为母亲精心准备的90岁生日礼物。

母亲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历经铺马家坳的一个富裕家庭。她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公还只是一个19岁的高中生，正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而母亲19岁的时候，已站在那所湘湖名校的讲台上。长郡中学是我母亲长达36年“中教”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也是我的中学教育的最后一站。将近30岁的时候，母亲调入长沙周南中学。母亲的这次调动，将我人生最初的八年，锁定在周南中学的校园里。校园的风雅和诗意，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美感，也奠定了我文学人生的基石。

与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中国历史)关系极为密切的长沙，本来就是适合文学创作的理想故乡。母亲既单一又复杂的职业生涯，又给过“理想”增添异彩，在我的“故乡人”系列小说中留下了耀眼的痕迹。

比如《故乡》中的“我”，想去寻找的米粉店原来就位于周南中学正北约两百米处；而那条令“我”迷失方向的大马路的前身，就是当年周南中学正门外那条现代中国历史上无数重要人物穿行过的北正街；比如《“国脚”》里因为高考志愿全部填写“北京大学物理系”而落选的细节，就出自我母亲在长郡中学的一个家庭出身极差而学习成绩极好的学生；比如《海燕》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母亲在周南中学里一位家世传奇的同事，而她也正是《初恋》里叫傅主人公初恋的那位母亲的原型。

我曾经在《外婆的“长恨歌”》里赞叹外婆的记忆。母亲的记忆同样令我赞叹。她先后在六所学校任职，又退休已35年，而她居然还记得自己许多同事和学生的名字。不久前她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在长郡工作期间同事的名字，她一口气就写出了上百个。正因为如此，我母亲其实也是我重建“故乡”过程中的参与者。

当然，我母亲的记忆也有选择性。许多我们共同接触过的人物和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情，我如数家珍，她却毫无印象。不过对自己毫无印象的人物和事情，我母亲的态度与大多数人的正好相反。她不是小心回避或者断然否认，而是怀着浓厚的好奇和坚定的诚信，虚心接纳、细心品味。这是

她的豁达之处，也是她的聪明之处。她显然知道只有那样的好奇和诚信能够推动“故乡”的重建，促进系列的竣工，丰满小说的羽翼。当然，母亲的责任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她的着迷。我相信，“故乡人”系列小说之所以让我母亲着迷，是因为她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频繁地遇见旧相识和遇见新相知。前者是必然的快乐，后者是意外的惊喜。这必然可以更生动地标识为“失而复得”：作为这些作品最权威的读者，我母亲能够迅速锁定其中许多人物和事情的原型，并且秉势逆时间之流而上，追寻到许多渐行渐远的往昔。

文字是我母亲一生的至爱。因此，我们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也总是有一些另外的书可读。而且我母亲还长期订阅多种报刊，从最早的“两报一刊”到后来的《羊城晚报》《参考消息》《人民文学》《诗刊》《大众电影》《八小时之外》。总之，我的成长过程里从来都没有缺失过油墨的香味。这对一个未来的作家当然是莫大的幸运。而除了阅读之外，我母亲退休之后的这35年里，还坚持笔耕，每天都写详尽的日记。尽管她戏称自己的日记只是“流水账”，我却将它当成是“小金柜”甚至“聚宝盆”。我相信，将来我一定还能够依据我母亲日积月累的文字，重建一座“空巢”，那应该与长篇小说《空巢》的视角和情绪完全不同的“空巢”。

不久前，一位外籍邻居向我抱怨自己的人生。他最后感叹说“可惜”，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母亲，显然已经锁定失败的原因。写到这里，我想自己绝不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因为如果我能够选择母亲的话，我母亲肯定依然是我毫不动摇的选择。

文艺零谈